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四十一卷 平固原盜

憲宗成化四年夏四月，固原土達滿四叛，據石城。初，洪武中，平陝西，故元平涼萬戶把丹率眾歸附，高帝授平涼衛千戶。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，號土達。以畜牧、射獵為生，家多殷富。把丹孫滿四，以賞力雄諸族。成化初，李來毛里孩內侵，土達李俊者，獨以羊酒奉李來。李來喜，賜以馬，俊遂有北徙意。致仕都督張泰牧鳴沙州，與土達鄰，張把腰等時時假寇盜劫掠之，泰以狀聞於巡撫陳介。會有通渭縣民避徭役，匿滿四所，陳介下吏捕治之。滿四素縱僕不知法，頗危懼。參將劉清初至，指揮馮傑斂諸土達賄利為饋。李俊素狡黠，遂以言激滿四等為亂。滿四姪滿濤為平涼指揮，有司移檄平涼衛，捕滿四、張把腰甚急。濤素黷，不知滿四等異謀，率眾往捕。滿四知之，俟濤至，佯許歸罪有司，給遣其眾散，遂劫濤，號集諸土達，以四月叛，入石城。石城在眾山中，去平涼千里。四面峭壁數仞，無徑，非引繩不可登。西山頂平，可容數千人。山罅皆牆，高二三丈。城中有數石池可汲，池外設棧道，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。前有小山高數仞，如拱壁狀。山後悉築牆，高二丈五六尺。各留小門，僅容單騎。城外皆亂山，蓋昔人造之避亂者，不知所始。滿四等往獵射，故熟知其險可據。而先掘地，得前代行帥府印，心動，遂叛，入居之。其徒相率偽尊四為招賢王、李俊順理王，散劫甘州。旋攻固原千戶所，李俊戰死。劉清自靖鹵率眾馳戰，不利。都指揮邢瑞、申澄率各衛軍往捕，戰於城下。兵敗，申澄死之。賊勢大振，民失職者多從之，遠近震駭。五月，敕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，總兵寧遠伯任壽、廣義伯吳琮，巡撫綏延都御史王銳，參將胡愷各率所部兵討之。秋七月，寧夏兵先至，介等不候綏延兵，自固原急趨蔡祥堡。夜二鼓，營壘始定，軍士勞疲。比曉，即出架梁順嶺而行。去石城□里許，賊數千出迎，請降。有卒馮信頗知兵，言於介等曰：「賊雖降，誠偽叵測。然我軍夜至，未休暇即行，且乏水飲，力疲矣，不可戰。姑聽彼請緩師，徐議攻討。」吳琮叱之曰：「賊計款我兵至此，豈可退乎！」遂麾兵進。賊遁去，至城，遂驅牛羊數千在前，而精兵後繼。時賊尚無兵械，執木挺而鬥，官兵大敗。任壽、吳琮俱退保東山。陳介欲自殺，左右救免。遺失軍資甲械千數，兵有被圍在山者皆，盡殲焉。賊乃益猖獗，凡係土達，盡逼入城。時載靜寧州道，掠奪甘肅糧運無算。且聲言欲窺陝西。事聞，逮陳介、任壽、吳琮、劉清、馮傑等下錦衣獄。命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，總兵劉玉、參將夏正率京營兵，並發陝西三邊兵五萬人往討之。起大理寺少卿馬文升為都御史，巡撫陝西協剿。

冬□月朔，項忠、馬文升先後至固原。明旦，於營外得賊所遺書，求宥罪，容居石城，免其徭役。眾知為緩兵計，置之。忠等議進兵方略，令善畫者圖其山谷形。分六路進兵：忠與文升等屯中路，山莽金佛溝進；延綏巡撫王銳、參將胡愷由李俊溝進；伏羌伯毛忠由木頭溝進；右參將夏正由亂麻川進；都指揮姜盛由墨城子進；副總兵林盛由好水川進；都指揮張英由驢母川進。期三日諸路少出兵嘗賊，且探地勢，後乃大舉。比至城外，賊來迎敵，延綏兵恃勇輕進失利。明日，復會戰。賊佯敗，斂眾入城。伏羌伯毛忠麾其兵，進據木溝。翼日，忠督精銳四千先登，奪山北三峰，又奪山西四峰，與各路官軍會，進攻石城，擒斬甚眾。忠為流矢所中，還至半山而卒，諸軍皆卻。劉玉被圍城下，眾潰，玉中流矢。項忠斬退縮千戶一人以徇，眾懼，不敢退，玉得免。項忠以兵敗憂失色，文升曰：「勝負常事耳。況賊死亦多，勢已不振。此時黃河未凍，賊不能北徙，無深憂，可徐圖之。」

朝廷聞毛忠敗死，兵部尚書程信、撫寧侯朱永、定襄伯郭登等議，恐賊連北寇，奏遣朱永率京兵四萬往益師。朱永欲張大其事，請定賞格乃行。事下閣議，大學士彭時知賊永平，嫌其張皇。會項忠報軍中事至，時曰：「賊四出掠，信可慮。今入保山，我師圍之甚固。賊已困，行當就擒矣。京兵何庸再出？」大學士商輅亦曰：「觀項忠佈置，賊不足慮也。」程信忿其言不行，出危言曰：「項忠軍若敗，必斬一二人，然後發兵去耳！」時廷臣群然附和，謂：「不出師，必遂失關中。」多尤時輕敵。時曰：「觀項忠疏曲折，保無虞也。」詔問忠：「須益兵否？」忠上疏言：「京軍怯，不諳戰，益之無補。請命永率精兵五千沿邊西。得賊平報，止不來；未平，則西，戮力攻之。」信等以忠異已，各煽浮言。會有星孛於臺斗，中外洶洶。占者以為木在秦州不利西師。忠聞之，曰：「賊虐害生靈，惡貫滔天。今仗皇威問罪，師直而壯。兵法曰：『禁祥去疑。』昔李晟討朱泚，熒惑守歲，卒以成功。今類此。」乃不待援師至，即督兵攻圍。賊堅壁不出戰，文升與忠謀曰：「賊城中無水，芻粟亦漸乏。若絕其芻汲，則釜魚當自斃矣！」忠然之。令官軍掩捕。芻汲者多被擒，乃知城中無水。忠等日引兵至城下挑戰，至暮引還，以疲之。賊信胡神，神降曰：「若今日出戰，勝則利；不勝已矣。」是日，賊一出，敗歸，始大懼。會調甘州兵三千至，乃益兵攻城。兵已登山，山高險，卒不能克。會日暮，兵在山上者數千人，未能退，方懼。賊亦自危，詐請降。忠等遂許之，以退山上兵。賊邀忠、文升等詣城下與語，忠與劉玉皆單騎往。賊數百人擐甲馳繞門外以示武。文升在溝外，賊來邀，亦赴之。帥數□騎往叱賊，使斂兵。滿四等訴被劉參將、馮指揮激變故，乞宥死，請降。忠等言：「劉、馮二人，朝廷已械赴京，下獄矣。爾速降，朝廷必有爾死。」又問滿濤曰：「爾被劫入城，非反者。」濤乞命，忠等遂納其降，撫濤歸營。而滿四狐疑，復走上山。明日，復設木柵請戰，不降。

□一月，諸將相持久。時天寒甚，士卒墮指。忠等言曰：「師老矣，恐生他變。即黃河凍，倘有外警，我師豈能久駐？倘賊乘間突出，與西戎合，患有不可言者，須急攻城破之。」眾不能決。文升議設縛木為廂車，渡濠攻城。眾恐多傷人，不果。然賊見攻具甚懼，漸有出降者，忠等皆給票縱之歸。賊聞，出降者益眾。

有楊虎狸者，最驍悍，滿四所任倚。夜使虎狸出營遠汲，被擒。忠先揚言斬之，虎狸乞命。仍諭之順逆，許以不死，解所束金鉤賜遣之，令為內應。劉玉刮刀與誓，曰：「爾能生擒滿四，或殺之來，朝廷有賞格，必不爾負。」虎狸請自效，且曰：「賊兵精，當以計移其精騎於山上。誘四出東山口出戰，可擒也。」忠等厚撫慰遣之。明日，整兵至山下。東山口係延綏兵所守，忠等不欲泄，謂其將曰：「爾暫休，今日餘代爾守。」乃令人登高峴之，見一人乘白馬出城，即滿四也。既而果有精兵駐山上，忠等始信虎狸約，乃伏兵東山口。滿四出，諸軍競前撲之，伏兵四起，滿四倉皇突陣墜馬，遂就擒。斬首七千餘級，俘獲二千餘。文升欲乘勝搗城，忠恐倉猝難拔，遂以滿四歸營。乃奏捷，止援兵。

明日，城中復立舊達官火敬為主。忠等乃遣偵夜探城下，賊北行即捕，南行勿追。蓋欲散其黨，使易成擒。劉玉欲撤兵退，令賊自解散。忠曰：「賊自叛逆以來，前後大小三百餘戰，殺我一伯、三指揮，官軍死者數千人。今若縱之逸去，他日必為陝患。」乃屯兵日峴之。賊度不能支，一夜潰走散去。因發兵分捕，復斬首數千級。滿四從子滿能者，最驍捷，逸去。詢其黨，知入青山洞。乃用火薰之出，亦就擒。並獲家屬百餘口。諸營搜山，又獲賊五百餘人，幼男婦女不下數千人，盡分給諸軍。惟有楊虎狸家。文升謂忠曰：「石城之險，非盡毀前後所築牆垣，恐後有叛者，必據此為巢窟。」遂令萬人悉平之，立石紀平賊歲月於山。餘賊百餘人，走據彗帶山。會有報西戎入套，乃留精兵三千人伺剿餘賊，忠等還固原。時生擒千人，惟滿四、火敬等並各罪大者械送京師，餘八百人就軍中斬之。捷奏至，人始服彭時料敵明審，鎮靜得體云。初，忠日披堅於石城下，矢石如雨，略不退怯。文升勸其持重，忠曰：「奉命討賊，久無成功，死所甘心。」時論偉之。

五年正月，彗帶山賊首毛喇被獲，誅之。餘賊解散，忠等下令各歸農業不問。奏於石城北古西安州增設一千戶所，設兵防守之。忠等遂班師，論功升賞有差。

谷應泰曰：

太祖之平陝也，元部落把丹率眾歸附，授平涼衛千戶。以畜牧射獵為生，頗饒樂足用。而成化初年，把丹孫滿四，又以賞雄諸族。然招納亡命，抵觸文網。石勒倚嘯東門，劉淵請歸會葬，蓋未嘗一日忘北徙也。乃以撫臣陳介捕治逋逃，參將劉清斂錢饋贈，而遂聽李俊之狡黠，劫滿濤以鼓亂。然不西通甘肅，東屯河套，而但入據石城，憑險負固者，此直緩死之圖，非有啟疆之志也。

夫石城去平涼千里而遙，緣峭壁□仞而上。繩行懸度，四面陡絕，昔人經營以避禍亂者。萬年奄有氐服，豈居鄙壤之中；劉曜入據長安，匪保桃源之境。吾知滿四者，特債軼之小憤，非飛食之攫獸矣。比至陳介出討，賊眾偽降。斥馮信緩師之謀，用吳琮進

兵之策。薄城一戰，軍盡殲焉。假令禁馬謖之輕出，則街亭無敗；用許歷之據險，則關與可勝。介實輕敵，罪則奚辭。

若夫項忠身冒矢石，馬文升躬擐甲冑，圖山谷則聚米成形，斷樵牧則困獸自斃。而且金鉤陽虎狸，刮刀誓賞格。數月之內，俘獻京師，功垂竹帛。乃知岳節使之神算，竟定湖、湘；祭征鹵之奉公，終摧隴、蜀者也。然其始王師屢挫，兵力單微，中外洶洶，頗言星孛不利西方，書生豈能料敵。而忠以戡討朱泚，焚惑守歲；安拒苻堅，郢部遣罷。豈非意思安閒，知彼知此者耶！

總之，辦賊之方，由於將帥；命將之略，本於政府。所喜者，彭時斷其就擒，商輅欽其佈置。夫論思密勿之地，決勝千里之外，比於真長料桓溫之必克，鄒超識謝玄之有成，猶為過之。而彼張解設難，發言盈廷，豈非肉食者鄙哉。若夫丹穴之逃，熏以蕭艾，東門之役，撤其關梁，則尤長駕遠馭之規，毋俾易種於茲邑也。